

婚姻流程

小
说
界
文
库

xiaoshuo

jie



黄蓓佳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婚姻流程

黄蓓佳

博 库

中国·美国·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 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 包括但不限于: 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 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 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 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, Inc. 的商标。

第一章

林仲达走进新华书店的营业大厅，感觉到四周闹哄哄的，人、书、书架、各色磁带、CD 盘、VCD 盘、LD 盘，以及卖小学生文具的、卖文房四宝的，卖相片架、相片框、挂历、折扇、贺卡、石膏像、小霸王游戏机等杂物的，把偌大个营业厅挤得满满腾腾，简直就是处处碰壁，无处下脚。林仲达一边在心里抱怨，一边不无怀念地想：从前的新华书店不是这个样子，从前的新华书店多安静！疏疏朗朗的书架，疏疏朗朗的顾客，满鼻子的纸香墨香，满耳朵寨寇宰串翻书的碎响，多浮躁的人跨进那个地方，立刻会变得文文气气，变得心清目明，那才是读书人愿意去的场所。如今你看看，什么东西不卖？什么样的人没有？那边甚至有几个穿汗背心的老头盘腿坐在侧门边打扑克！只为了吹到从门边边里沁出去的那一丝丝冷气！

林仲达感慨地摇着头，一边小心翼翼地绕过脚下几个大的牛皮纸包，顺着人流往“中小学教材”的柜台前挤动。他发现这几个大纸包已经被来来往往的人群拱蹭得快要散落了，纸包边上脏兮兮污糟糟的，巴着一块粉

红色的口香糖胶，旁边还有个大大的脚印，波浪状的花纹清晰可见。

或许这里面包的正是哪一位大作家大学者的皇皇巨著呢，真是亵渎啊！

林仲达忍不住弯下腰来，用屁股挡住后面的人流，两只胳膊撑住柜台，对里面那个撅起半个屁股在椅子上坐着、努了嘴唇品咂一颗话梅的女营业员说：“不能挪个地方吗，这些书？万一散了包，书会弄脏的。”

女营业员惊讶地瞥他一眼，那眼神仿佛看一个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患者，然后她不屑地扭过头，褐红色的嘴唇圈出一个好看的圆形，从这圆形的窟窿里噗地滑出一颗梅核，顺着她的裙衫一路滚落到地上。林仲达下意识地追着梅核看了一眼。女营业员跟着也看一眼，马上用脚尖把梅核踢到书堆下面，扭头对旁边的同事继续她们先前的话题：“你知道发展股昨天一天涨多少吗？说出来气死你呀！”

林仲达固执地用两只胳膊撑住柜台，屁股顶住后面人流的压力，为纸包营造出一个舒适空间，一边说服对方：“挪个地方吧，书弄脏了太可惜。”

旁边一个盘着很复杂发型的营业员扭头朝他看了

看，脸上带着点谅解和同情：“是你写的？这些书？”

林仲达微微红了脸，惭愧地摇头：“不不，不是我，我没那个水平。”

吃话梅的营业员撇撇嘴：“看你也不像。”

盘复杂发型的营业员到底还是善解人意一点，指点他：“那你就把书挪到这儿来吧。这边。”她用脚尖点点收款台下面的空地。

林仲达不声不响弯下腰去，连抱带拖地把几个纸包转移到了收款台下。他好脾气地想，也难怪她们不动手，这么沉！

吃话梅的营业员笑着说：“你还挺雷锋的。”

林仲达直起腰，拍拍手上的灰：“我只是心疼这些书。”

吃话梅的营业员就对几个同事挤挤眼睛：“这人在家里一定也是个心疼老婆的。”

爆发出一阵尖声尖气的笑。有两个人笑得前仰后合，几乎要从屁股下坐着的书堆上滑下来。

林仲达哭笑不得，赶快逃跑一样地离开这里，挤往大厅另一边的教材柜台。

他踏进新华书店原本是为了调查几本课外教材的

事。最近连续有一些小学毕业班的家长告到学校，说新华书店卖的“小学升学题库”错误百出，孩子照那上面做题，怎么做也做不出结果，家长拿来细细一看，原来题目上牛头不对马嘴。学校老师反映也很大，说这些印教材的出版社不该误人子弟。学校告到了区教育局，区里再告到市里，市局就把调查这些教材的任务交到教研室，责成他们组织力量把市面上发行的所有教材都浏览一遍，看看到底有多少不合格的东西。林仲达从领了任务开始跑各家书店，一天之内已经收集了形形色色不下百种题集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，从语文到数学到外语，真是无一处不挖空心思。林仲达心惊胆战地想，要是—一个家庭把所有这些题集都买来给自己孩子做—一遍，孩子还不得做死呀！

今天不是周末，挤在书架前的大都是些轮休的家长—和爷爷奶奶辈的人，个个脸上的表情严肃认真，毕恭毕敬。有的还翻开看看内容，挑挑拣拣；有的根本不看，挨着排拿，—样一本，那气势真是咄咄逼人。林仲达深—为同情地想，也怪不得他们，如今孩子升学的压力太大了，—几年之前林栋和小妹小弟读中学小学那会儿，他不—也一样四处奔走搜罗题册吗？可惜孩子不给他争脸，除

了林栋拿到毕业证书之外，小妹只读了个中专毕业，小弟更不行，初中毕业就进专业队打篮球，如今一身伤痛地退了，连个体面职业都找不到。林仲达一想起小弟的事，心里就发疼，冒火。

林仲达把别处没有的题集各样拿了一本，到付款处付了钱，检视一遍发票上的数字，又在心里默算一遍，确信无误之后，才要一个塑料袋装了那些书，提着出门。刚才看过表，已经快六点钟了，没必要再骑车穿过半个城市回教研室，干脆直接回家，明天再向主任汇报情况。

书店虽然嘈杂哄闹，毕竟还是放了冷气的，此刻猛不丁出门，太阳还挂在西天老高，水泥地面发散出来的热气轰地一下像要把人点着了火，满街都是明晃晃的车辆行人，红的黑的白的汽车烤漆，转动不停的自行车钢条，姑娘们毫无顾忌赤裸的胸背和大腿，伴着乱成一片的喇叭声，铃铛声，卖晚报的吆喝声，林仲达刹那间头晕心跳，满身汗水粘糊糊地冒出来，手脚酸软，面色煞白，竟是一步也不能走了似的。

他及时地抱住了身边的一根电线杆，整个人不由自主地顺着杆子出溜下去。一边出溜的时候一边心里想，他这是怎么啦？可不能倒啊，这太丢人，满街老小的眼

睛都盯着呢!他得撑住，使劲撑住，无论如何要撑到回家。可是这么想的时候，他屁股已经坐到了地上，头靠着电杆，双目紧闭，只觉周身汗水无休无止地、冲破了龙头一样地哗哗流出来，而他的意识无法控制肉体，在半空中飘来飘去，徒劳无益地大声呼救，周围却没有一个人听得见他在说什么。

很快地，林仲达身边聚拢起一大堆人，七嘴八舌出了很多主意，有主张送医院的，有说掐人中穴虎口穴能管用，也有人拿出风油精自作主张往他鼻子下面抹，弄得他一个劲儿恶心要吐。他闭住眼睛，嗅到人们身上的汗味，廉价的香水味，还有说话时嘴巴里呼出来的酸腐味。他感觉自己非常清醒，真的很清醒，什么都能明白，连他身边围了几个人，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，他心里能判断得一清二楚。他想吐，心里难过得要死，真想客客气气请他们走开，让他一个人靠着电杆安静安静。他没病，只是头昏，被太多的人群太多的气味和色彩弄得头昏……

可是他说不出话来。肉体坠到了深渊，意识在空中飘浮。太多的秽物涌到了喉咙口，嘴一张就会喷个昏天黑地。

一辆汽车“嘎”地在他前面刹住，车门轻微一响，下来一个男人。是个男人，林仲达心里能肯定。而且这人不算太年轻，走路的步伐中透着稳妥和沉着，每走一步都仿佛在告诉别人：别慌，我来了，一切有我。这人一步步走到林仲达面前，蹲下，迟疑了一秒钟，而后伸手摸他的额头。林仲达闻到这人手心里有一股香皂的气味，“力士”牌的，跟他家里常用的牌子一样。香皂味里还夹了另一种气味，令他陌生的东西，他猜可能是机油，汽车上用的那种润滑油。

“他怎么了？”这个人抬头问。不专门是问谁，周围人群都是他发问的对象，只用声音和眼神就涵盖了全部。从这一点判断，这个人不该是个普通百姓。

林仲达努力睁开眼皮。他实在为自己此刻的狼狈模样感到害羞。眼皮沉重得像压了一座山，半开的眼睑里看到无数张飘浮的人脸，形形色色的五官开始在他面前旋转，方形，圆形，三角形，梯形一汗水再一次喷薄而出，令他的身体重新跌入深渊。

“搭把手，把他抬到我车上。”男人的声音既干脆又果断。

林仲达心里一松。他知道自己终于得救了，他碰到

了有主见的人，这人不像周围其他人那样惊慌失措、只提供建议不付诸行动，这个人明白现在该做什么、怎么去做。

托头、抬肩、拉脚……总有七八双手在他身上忙碌，把他胡乱塞到了汽车里。他被一根安全带捆住了身体，头软软地靠在坐垫上。坐垫实际上是一张竹席，冰凉冰凉，真舒服。

车门砰地关上了，发动机轰轰地呻唤几声，车身发出有节奏的、轻微的抖颤。

“别紧张，老兄，你很快会好。”这人扭头对他说。

林仲达牵了牵嘴角，想说句“谢谢你”，没能说出声音。

车里有冷气，从空调口吹出来的凉风正好罩在了林仲达的脸上，汗水慢慢地收回去了，呼吸舒畅起来，手脚不再酸软，也不再那种坠人黑暗的晕眩。车里很安静，除了发动机的轻微轰鸣外，林仲达再听不到任何来自尘世的嘈杂。

他试着睁开眼睛。很好，一切都很正常。现在他可以看清楚救他的这个男人了。中等身材，稍稍偏瘦，穿一件丝质的深红和深蓝横条的翻领短衫，什么牌子他认

不出来，他从来也搞不清那些稀奇古怪的外国牌名。从侧面看，这人的鼻子高挺，脸颊有点凹陷，皮肤呈浅棕色，下巴刮得青溜溜的，紧抿的嘴角处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气，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，细看，从耳际处能找到一两根白发。

他是谁？做什么工作的？有什么背景？出于什么目的救人？……语文老师出身的林仲达习惯性地按照“作文六要素”思考问题。

“你好点儿了？”对方突然发出一声问，并不回头。

林仲达吓了一跳，心想这人没有回头怎么知道自
的情

况？后来他才恍然，原来车后的后视镜里可以看见他的由苍白转为红润的脸。

“能停车让我下去吗？”林仲达说，“我大概只是中了点暑，有点暂时的头晕，没必要去医院。”

对方将车速慢下来，然后在路边停住。“你能确信？”他将双手松松地搭在方向盘上，回头问林仲达。

“我不是孩子，对自己的这点判断力还是有的。”林仲达笑笑。“谢谢你救了我。也许我能问一下尊姓大名？”

“想写感谢信吗？”他看着林仲达，眉毛一耸，又是那副似笑非笑的样子。

“如果你希望要，我写一封也可以，不算费事。”

他们同时大笑起来。

“我姓任，单名一个涛。”

“我叫林仲达。”

“我是不是该叫你一声老兄？”任涛带点调笑地问。

“恐怕只能如此。我的大儿子已经大学毕业有了工作，快要结婚了。”

任涛轻轻地发出一声惊呼：“哦！好福气。”

林仲达打开车门。下车的时候，他的一条腿软了一下，差点儿跪倒在车门处。任涛眼疾手快地抓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拉回车上。

“老兄，看来你还得需要我的帮助。”

林仲达不服气地捏了捏自己的腿，感觉腿肚上的肌肉松软无力，像捏着一把面团。他失望地把头往后一仰：

“你这么‘老兄’、‘老兄’地叫，我好像真的有点老了。”

“主要是你不该那么早就生儿子。”任涛不失时机地回击他一句。

“这不能怨我，是孩子们的妈妈太积极。”

“你们有几个孩子？”

“三个。差点儿有四个，幸好政府开始号召计划生育，第四个做掉了。”

“孩子们夺走了你的青春。”任涛深表同情。

“可不是嘛。”

林仲达舒一口气，重新把头仰靠在冰凉的坐垫上，又说出自己的住址号码。他已经决定把自己交给任涛了，随便这个人把自己带到哪儿都行。他甚至惊讶自己这么快就信任了一个人，并且产生好感。

车在单行道上绕来绕去。任涛对这一带很熟，看起来他是常开着车在城里转悠的。他的两只手轻轻地搭在方向盘上，手臂非常松弛，感觉上像在摆弄玩具，那车便在如潮的人流中左右穿梭，进退自如。林仲达很想问问他的职业，嘴巴张了几次都没出口。林仲达是个书生气很重的人，觉得交朋友先问职业不大合适，透着俗气，好像对人家有所图谋似的。

林家住在五楼，上楼时任涛看似无意地抓住林仲达一只胳膊，其实手里使了不小的劲，不动声色地稳稳托住了病人。“我这是送佛送到西天。”他边走边开玩笑，听上去一点也不带喘气，使林仲达不能不暗自嫉妒他的

好身体。

他们停在五楼的楼道里。“是哪个门？这边还是那边？”任涛问。

林仲达指了指右手：“这边。”

“好家伙，够乱的。”任涛轻蔑地嘟哝一声。

林仲达有点脸红。他家门口看起来的确太乱：一双小弟

穿旧了的大得像船一样的球鞋，一把用坏的笤帚，几块不知道留着干什么用的木板，一只鼓鼓的、气味不那么好闻的垃圾袋，里面是积攒了一天还没有来得及拎下楼的垃圾。他的妻子闻清一向不擅长家务，三个孩子又都太懒，如果他不动手，这几样东西大概会在门外赖上一辈子。

他站着，定一定神，让自己的呼吸平静下来，而后掏出钥匙打算开门。钥匙刚碰上门锁，门已经哐地一声从里面开了，他的妻子闻清很夸张地围了一条带唐老鸭图案的围裙，头发乱蓬蓬的，举着一双湿淋淋的手：“仲达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快帮我看看，那鱼怎么杀不死啊？”

林仲达有点尴尬，连忙用眼色示意旁边有客人。这时候闻清已经看见了任涛，也就不好意思地笑起来：“对

不起，我不知道还有别人。”

任涛摆摆手：“没事，我是个不速之客。”

闻清跟着注意到了林仲达疲惫无力的样子，惊呼着扑上来，在围裙上胡乱擦擦手，然后去试他的额头：“怎么啦？这怎么回事？你病了？”

仲达真怕妻子在陌生人面前再有过分关切的举动，使他难堪，连忙闪身躲着：“没事没事，已经好了。”

任涛也跟着说：“是的是的，仲达兄已经好了。”

林仲达从愕然站着的闻清身边抢进门去，顺便把任涛也拉进去。闻清紧皱眉头，目光在林仲达身上来回转悠，显然担着一份心。林仲达只好把街上的一幕大概说了一遍，特别提到是任涛救了他，又把他送回家来。

“我的天！”闻清轻舒一口气，“你真要把我吓死了。明天一定要去医院检查。”

“干嘛呢？就是中暑嘛！你们当医生的总是喜欢大惊小怪。”

闻清又叫起来：“还不到床上躺着？”

仲达哭笑不得：“我在沙发上靠靠还不行吗？不能把我的客人晾在外面吧？”

闻清这才把注意力移到了任涛身上。“真是难为情，

让你看到我们夫妻拌嘴。”她有点羞涩地笑笑。

任涛几乎像着迷一样看着她。他觉得她这种羞涩的神情太可爱了，简直像个中学才毕业的小姑娘。难以想象一个儿子快结婚的女人会有这样可爱的笑。

林仲达摆出一副男主人的派头：“愣着干什么呢？泡茶！切西瓜！”

闻清恍然大悟似的：“啊，你看我，总是忘了招待客人。”她胸前兜着那只蠢笨的唐老鸭，一边往厨房走，一边小声抱怨：“小妹和小弟一个也不回来！不知道整天在外面忙些什么？”

林仲达侧身对着任涛，小声说：“她是个好女人，就是不善家务，你看这家里！”他用手指从左到右地划了个圈。

家里几乎跟大门外一样的乱，鞋子、衣服、书、报纸、一只篮球，甚至还有那个金发洋娃娃，每一样东西放得都不是地方，显出一种随意和不拘小节的宽松，又透出点慵懒和温馨的居家过日子的气息。任涛心里想，其实只要稍微归置归置，这个家会是另一个样子。他忍不住的站起来，在屋里来回走了一圈，随手就把他看不顺眼的东西拎到一边，或者重新换个摆法。